

北方的悲 南方的难

□孔祥秋

北方的北方，呼兰河执着而坚韧地奔流着，也滋润着两岸的草木，在那冷冽的风里，那草木也是一样的执着而坚韧。这条黑龙江支流的支流，并不屑蜷缩于寒山瘦土，不肯困顿于穷乡僻壤，有着自己壮阔的追求。不惧曲折，只为那个远方。

那年，河水渐丰盈的六月，那个女子出生在这里。一个人，一条河，就有了波澜起伏的继往开来。向远方，向远方……

呼兰河，是那女子的河流，呼兰河是这文学的河流。如今，呼兰河声声呼唤着，那岸边，一处宅院，默默无语。

这宅院，寂静着，一如她悲凉的名字。的确，自她19岁离开以后，这里就一直这么寂静。这里，从来没有过熙熙攘攘的怀念者，那些来探访的人，也只是静静地站在门窗下，念叨着她清寒的名字，心头有霜雪肆虐的疼痛。

不，在她未离开之前，就算是她的童年，这里也不曾有过喧闹。原本是父母兄妹的一院子人家，那些团团圆圆的欢喜却不属于她。据说，她的生辰八字是个不吉的时辰，便惹了父亲的不喜。9岁，母亲病逝，让她的日子更加雪上加霜。

好在还有爷爷，爷爷把着她的手在后花园的一角埋下一颗葫芦籽。然后，她看着葫芦拱土发芽，一天一天缠上柞树枝搭成的架子。柞树枝坚韧而多杈，适宜做篱笆架子。

北方的春天，总是来得迟了又迟。她小小的岁月，也就如葫芦秧苗，在那迟了又迟的春天里，缓缓地，执着地攀爬。她是这小小的秧苗，爷爷就是那篱架，相依在那寂静的日子里。这就是萧红，这就是萧红小小的那时。

那年，爷爷老成了呼兰河岸边的一堆黄土，柞木篱架倒了，葫芦秧苗只能伏在地上挣扎。那年，她14岁，未至及笄，青春未醒，却一纸婚约，被父亲张廷举许给了汪家。19岁，她懂了感情的山清水秀，喝着呼兰河水长大的萧红，果然自有倔强，跳向窗外的夜色。这，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夜了，那份刚强，不肯回头，不想回头，也没能回头。

一路向南，一路向难。

萧红，真恨她为自己取了这样一个笔名？这就像一句咒语，让她短暂的一生，落红萧萧，穷困潦倒、疾病缠身、失夫丧子，日子有过几分几秒的从容？

萧红在一路江河日下地南行，虽然这是她人生的炼狱，但是她文字的涅槃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也许不该责怪萧红，可心中依然会有一种寒冰刺进心中的疼痛。

有人说，萧红的才华可媲美张爱玲。她俩，一在城，一在野。张爱玲的文字，如瓷器的光辉；萧红的文字，则如陶器的质感。她俩在香港，曾有时光的交汇，只是却不曾相见。那里，让求学的张爱玲折翼梦想，让医病的萧红折命异乡。

其实，她们少女时代的遭遇也有几分相似。那年，张爱玲也在那个生死困局里，有过一次再无回头的逃离。张爱玲的逃离，毕竟还有姑姑和母亲可以投靠，而萧红呢，四望茫茫，无处可去。

萧红渴望高枕无忧的爱情，可与几个男人的纠葛，是不是少了斟酌？怎么看也有些情感上的慌不择路。战火纷飞的乱世，处处不胜寒；杯水车薪的温暖，也许以为就是爱情。在那个女性刚刚觉醒的时代，多少女子都以这种方式划过那段乱世烟雨。很多人以自焚的悲情，去探索爱情的觉醒。萧红是这样，张爱玲是这样，张爱玲的母亲也是这样。

谁还记得生命最后一刻的那几句话：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，留得半部‘红楼’给别人写了。”又：“半生尽遭白眼冷遇……身先死，不甘不甘。”

这话，写在纸上，有气无力，但读来让人肝肠寸断。她不甘于文学，也不甘于爱情。

寒地伤根，暖地伤命。北方之北，南方之南，这长长的距离，却是那短短的年华。一段长长的才情，惊世；一段短短的悲凉，惊心。

夜雨感怀

□王传勇

夜来听雨慢敲窗，
青发渐疏侵鬓霜。
情拢盏中温日月，
花开笔底蕴华章。
曾寻五柳南山卧，
远梦青莲登太行。
踏遍红尘飞紫陌，
从来美酒伴诗香。

红枣树

□肖刚

门前的红枣树
洒满阳光
清早的露珠
在叶尖上闪亮
蜜蜂停留在
小小的花萼上
我脉脉的目光
撩拨着枣儿羞红的脸庞

后来，它们告别了
压满白雪的枝头
就像我
告别了自己的家乡
我把枣树挪进记忆
光溜溜的树干
封存了我儿时
无数次攀爬形成的包浆
从此
记忆里的枣树不再变样
家乡却变成了他乡

夏夜虫鸣

□于金元

一把竹椅
一柄蕉扇
仰面星空
虫鸣四起，闪闪如星
歌唱即生命
一生的故事

遥远星光
童年虫鸣
倚在母亲哼的歌谣身上
读银河摇篮里的故事
闪闪亮亮到今天
夏夜之中
星光闪闪
在今夜的书里

三棵黄瓜

□冯天军

在我的庭院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一棵是柿子树。

这两棵树，一棵在东边，一棵在西边。这两棵树的中间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隙，有阳光能偷偷地钻进来，在这一平方米的土地上调皮打滚。

春来，两棵树枯瘦，中间的空隙就显得大了些，阳光足了些。我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，到集市上买回六棵黄瓜苗，等距离种在了这稀有的土地上，分两行，一行三棵。于是，我像有了一个需要照顾的婴孩一样，早晚服侍，这六棵黄瓜苗也没辜负我，直愣愣地生长，叶片变大，茎秆变粗，不几天就长高了很多。

我想给它们量量身高，以示我的成就感。可是，一个夜晚起了风雨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，长得最高的那棵黄瓜苗从中间被折断，头顶已匍匐在地。我试图给它做“接骨手术”，无奈技术太差劲，黄瓜苗骨折更严重了，我只好放弃。此时，我不愉快的心情难以诉说，一个无声的生命遭遇了这样一场不幸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呻吟、痛楚、枯萎，最后销声匿迹。

悲伤只能自行料理，时间的猛药会让你的悲伤渐渐消弭。我还得照顾其他的黄瓜苗，我不求它们开花结果，只希望它们能健康康，别给我带来情绪上的颠簸与打击。

没几天，我在屋里看书，听到院子里有动静，出来一看，一只小黄狗正在寻找食物，那凹陷的眼睛，分明是一只流浪狗。就在我的同情心浮出水面时，我的眼睛看到了有两棵黄瓜苗被那只饥不择食的流浪狗踩踏过，就像一个大人猛不丁地用有力的大脚踩在了一个玩耍的孩子脚上，那种无力招架的绝望，可想而知。

同情心瞬间消退。我下意识地拿起一块砖头，朝那只还在逡巡的流浪狗抛去，流浪狗一看情况不妙，转身就跑，砖头落在了它干瘪的尾巴上，同时留下一声尖叫。

没几天，两棵受伤的黄瓜苗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消失于那片土地。我想，它们在痛苦的同时，也在感叹人间难待吧。

六棵黄瓜苗，还剩三棵，按照这种递减速度，到开花结果时，还不知能否剩下棵？买黄瓜苗、栽种、打理、浇水，我付出了那么多，却收获了一次次伤心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

后悔何用？唯有面对当下。我更加小心翼翼地对待遇剩余的三棵生命，为了它们的安全，四周围上了防护网；我经常关注天气预报，只要有雷雨暴风天气，我就给它们加固防雨防风的安全护罩。我在如履薄冰之中，守护着这仅存的三棵黄瓜苗。

进入夏季，气温升高，两棵树在疯长，那片土地几乎被这两棵树的枝叶笼罩了，三棵黄瓜苗尽管长高了，但长得很艰难，没有宽大的叶子，没有粗壮的茎秆，我给它们架上了爬杆，用细绳捆绑住它们。它们也仿佛找到了依靠，顺势而上，开始开花，那一朵朵可爱的小黄花下面是一个个像小虫一样的黄瓜，花儿落下，小黄瓜开始无拘无束地生长，不几天就长成了青葱翠绿、带着小刺、蜷曲着身子的大黄瓜。

三棵黄瓜，难见阳光，仍拼命生长，仿佛是不想辜负主人的悉心照顾。

如同钓胜于鱼，享受的是过程。栽黄瓜的意义也在于此。即使我把长大的黄瓜摘下来，生吃、凉拌或炒熟，那滋味也是短暂的瞬间。可在这一日一日的陪伴中，我看似照料了黄瓜，其实黄瓜何曾不是陪我一程，我悲伤着它的悲伤，也快乐着它的快乐。让我在妻子外出哄孙子，形单影只独自在家时，消除了一份孤单和落寞，找到了一份快乐和慰藉。

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相守是最温暖的承诺。三棵黄瓜的故事还在演绎，我们之间的陪伴仍在继续！